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老學庵筆記卷六

宋　陸游　撰

太宗朝胡祕監周甫貶坊州團練副使擅離從所至鄜州謁宋太素尚書被劾特置不問元祐中陳正字無己為徐州教官亦擅離任至南京别東坡先生諫官彈之亦不加罪祖宗優待文士如此

今上初登極周丞相草儀注稱新皇帝葢創為文也

歐陽公記開寶錢文曰宋通予按周顯德錢文曰周通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為錢文至今皆然歐公又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録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周世宗時李景奉正朔上表自稱唐國主而周稱之曰江南國主國書之制曰皇帝致書恭問江南國主又以君字易卿字至藝祖於李煜則遂賜詔如藩方矣

仁宗時冊命趙元昊為夏國主蓋用江南故事然亦賜詔凡言及卿字處即闕之亦或以國主代卿字當時必有定制然不盡見於國史也

歐陽文忠公立論易繫辭當為大傳蓋古人已有此名不始於公也有黠僧遂投其好偽作韓退之與僧大顛書引繫辭謂之易大傳以示文忠公公以合其論遂為之跋曰此宜為退之之言予嘗得此書石刻語甚鄙不足信也

令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予按梁甄彬嘗以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亦已久矣庸僧所為古今一揆可設法嚴絕之也

先君入蜀時至華之鄭縣過西溪唐昭宗避兵嘗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蓋杜工部詩所謂鄭縣亭子澗之濱者亭旁古松間支徑入小寺外弗見也有柟木版揭梁間甚大書杜詩筆

亦雄勁體雜顏柳不知何人書墨挺然出版上甚異

或云墨著柟木皆如此

宗正卿少卿祖宗因唐故事必以國姓為之然不必宗室也元豐中始兼用庶姓而知大宗正事設官乃於濮安懿王始權任甚重頗鐫損云

京師溝渠極深廣亡命多匿其中自名為無憂洞甚者盜匿婦人又謂之鬼樊樓國初至兵興常有之雖才尹不能絕也

祥符東封命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兖州二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歷初西鄙未定命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二守一府三守不知當時如何分職事既非長貳文移書判之類必有程式官屬胥吏何所稟承國史皆不載莫可考也然當時諫官御史不以為非諸公受之亦不力辭豈在其時亦為便於事耶宣和中復幽州以為燕山府蔡靖知府郭藥師同知既增同守則為長貳與慶歷之制不同

鼂以道讀魏書以為魏收獨無刑禍既以壽終又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以此攻韓退之避修史之說然收死後竟以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冢被發棄骨於外得禍亦不輕矣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芸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令人或效之非也

古謂帶一為一腰猶今謂衣為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為一腰也

黄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為有人也

晉語兒人二字通用世説載桓温行經王大將軍墓望

之曰可兒可兒蓋謂可人為可兒也故晉書及孫綽與庾亮牋皆以為可人又陶淵明不欲束帶見鄉里小兒亦是以小人為小兒耳故宋書云鄉里小人也晉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永嘉正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椽擯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始為年名也

俗說唐五代間事每及功臣多云賜無畏其言甚鄙淺

予兒時聞之每以為笑及觀韓偓金鑾密記云面處分自此賜無畏兼賜金三十兩又云已曾賜無畏卿宜凡事皆盡言直是鄙俚之言亦無畏以此觀之無畏者許之無所畏懼也然君臣之間乃許之無所畏懼是何義理必起於唐末耳

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

故事臺官無侍經筵者賈文元公為中丞仁祖以其精於經術特召侍講邇英自此遂為故事秦會之當國時諫官御史必兼經筵而其子熺亦在焉意欲搏擊者輒令熺於經筵侍對時諭之經筵退彈文即上

予與尹少稷同作宻院編修官時陳魯公史魏公為左右相一日過堂見曾公語少款少稷忽曰𥡴便難活相公面上人又云𥡴是右相薦右相面上人又云𥡴是相公鄉人處處為人關防魯公笑答云康伯往年

使北有李愈少卿者來迓客自言漢兒也云女真契丹奚皆同朝只漢兒不好北人指曰漢兒南人却指作番人愈之言無乃與君類耶一座皆笑

吳處厚字伯固既上書告蔡新州詩事自謂且顯擢時已為漢陽守比秩滿僅移衛州予少時嘗見其謝表曰令李常已移成都則餘人次第復用臣有兩子一壻俱是選人到處撞見寃讐何人更肯提挈處厚本能文而表辭鄙淺如此者意謂太母見之易曉耳

王黼在翰苑嘗病疫危甚國醫皆束手二妾曰豔娥素娥侍疾坐於足素娥泣曰若内翰不諱我輩豈忍獨生惟當俱死耳豔娥亦泣徐曰人生死有命固無可奈何姊宜自寛黼雖昏卧實具聞之既愈素娥專房燕封至淑人豔娥遂辭去及黼誅素娥者驚悸不三日亦死曩日俱死之言遂驗

蜀老言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七十五斛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船摺運

於是費十減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矣故至今蜀人謂承公為湖州鏡

王性之記問該洽尤長於國朝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繆予自少至老惟見一人方大駕南渡典章一切掃蕩無遺甚至祖宗謚號亦皆忘失祠祭但稱廟號而已又因討論御名禮部申省言未尋得廣韻方是時性之近在二百里内非獨博記可詢其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盡

護致剡山當路藐然不問也

王伯照長於禮樂歷代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亦可謂一時之傑紹興末為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猶兼少卿事可謂得人俄坐臺評去近時不惜人才至此

都下買婢謂未嘗入人家者為一生人喜其多淳謹也

予在蜀中與何撍之同閱報狀見新進驟用者撍之曰渠是一生人宜其速進予怪而詰之撍之曰曾為

朝士者既為人所忌嫉又多謗故惟新進者常無患蓋有激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聲讀烏有是哉

謝景魚家有陳無己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桴炭火則其語亦已久矣

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倣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為玄謂玄為絃謂犬為遣謂遣為犬之類亦自不少

予遊邛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云因攀桊縣尹尚書水南小酌回捨轡特叩松扃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

二十八字道門弟子圖南上其詩云我謂浮榮眞是幻醉來捨轡謁高公因聆玄論冥冥理轉覺塵寰一夢中末書太歲丁酉蓋蜀孟昶時當石晉天福中也天慶本唐天師觀詩後有文與可跋大畧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予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為恨

予遊大邑鶴鳴觀所謂張天師鶴鳴化也其東北絶頂

又有上清宮壁間有文與可題一絶曰天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聞人報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京口子城西南月觀在城上或云即萬歲樓京口人以為南唐時節度使每登此樓西望金陵嵩呼遥拜其實非也京口記云晉王恭所作唐孟浩然有萬歲樓詩見集中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王維詩也權德輿晚渡揚子

江詩云遠岫有無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維語歐陽公長短句云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詩人至是蓋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於平山堂為宜初不自謂工也東坡先生乃云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似謂歐陽公創為此句何哉

世言荆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

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顔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别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但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

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牧之作還俗僧詩云雲髪不長寸秋寒力更微獨尋一徑葉猶挈衲殘衣日暮千峰裏不知何處歸此詩蓋會昌寺廢佛時所作也又有斫竹詩亦同時作云寺廢竹色死官家寧爾留霜根漸隨斧風玉尚敲秋江南苦吟客何處寄悠悠詞意悽愴蓋憐之也至李端叔還俗道士詩云聞道華陽客儒衣謁紫微舊山連藥賣孤鶴帶雲歸柳市名猶在桃源夢已稀還家

見鷗鳥應愧背船飛在道士還俗非不得已者故直譏之耳

閩人茂德言沙餹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餹唐以前書傳凡言及餹者皆糟耳如餹蟹餹薑皆是

漢嘉城西北山麓有一石洞泉出其間時聞洞中泉滴聲良久一滴清如金石黃魯直題詩云古人題作東

丁水自古東丁直到今我為改名方響洞要知山水有清音

成都藥市以玉局化為最盛用九月九日楊文公談苑云七月七日誤也

馬鞭擊猫篺竹杖擊狗皆節節斷折物理之不可推者也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眞若烟霧一州惟兩家能織相與世世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

唐以來名家今三百餘年矣

禁中有哲宗皇帝宸翰四大字曰罰弗及嗣更無他語此必紹聖元符間有欲害元祐黨人子孫者故帝書此言祖宗盛德如此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曰祖宗幸西池必宴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之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龍舟但臨水殿畧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為西臺言其雄劇以别分司東都事見劇談録本朝都汴謂洛陽為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為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

唐人本以尚書省在大明宫之南故謂之南省自建炎軍興蜀士以險遠許就制置司類試與省試同間有願赴行在省試者亦聽之蜀士因謂之赴南省以大駕在東南也尤非是

北户録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為醬名蟻子醬按

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為食矣然則漢

人以鼃祭宗廟何足怪哉

祖宗以來至靖康間文武臣僚罷官或服闋或被罪叙

復到闕皆有期限如有故須自陳給假至建炎初以

軍興道梗始有三年之限後有特許從便赴闕猶降

旨云候邊事寧息日依舊然遂不復舉行矣

令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曰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予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彦亨尚書之子處

嘉祐雜志云峩眉雪蛆治内熱予至蜀乃知此物實出茂州雪山雪山四時常有積雪彌遍嶺谷蛆生其中取雪時幷蛆取之能蠕動久之雪消蛆亦消盡

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有天花寺吕文靖嘗題詩云
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牕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
客愛閒能有幾人來今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
民閒廬舍前臨一支港與詩殊不合豈陵谷之變遽
已如此乎或謂寺本在湖中後徙於此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録事太息語廉宣仲曰
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為可
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録事也相藍之東有録事

巷傳以為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張真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蓋本朝得蜀以來所未有也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迹宛然人皆異之眞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眞甫以疾不起方未病時府治堂柱生白芝三謟者謂之玉芝予按酉陽雜俎芝白為喪

眞甫當之

自元豐官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在京師時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袴刑都比門總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大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賂賄公行冒濫相乘饟軍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户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

又為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婕户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淡喫虀麪兵職駕庫𩜾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餛飩工屯虞水身生餓鬼

高宗行幸揚州郡人李易為狀元次舉駐蹕臨安而狀元張九成亦貫臨安時以為王氣所在方李易唱第時上顧問此人合衆論否時相對曰易乃揚州州學學正必合衆論人笑其敷奏之陋

唐以來皇子不兼師傅官以子不可為父師也其後失

於撿點乃有兼者治平中賈黯草東陽郡王顥撿挍太傅制建明其失自後皇子及宗室早行合兼三師者悉改爲三公政和中省太尉司徒司空之官而置少師少傅少保皇子乃復兼師傅自嘉王楷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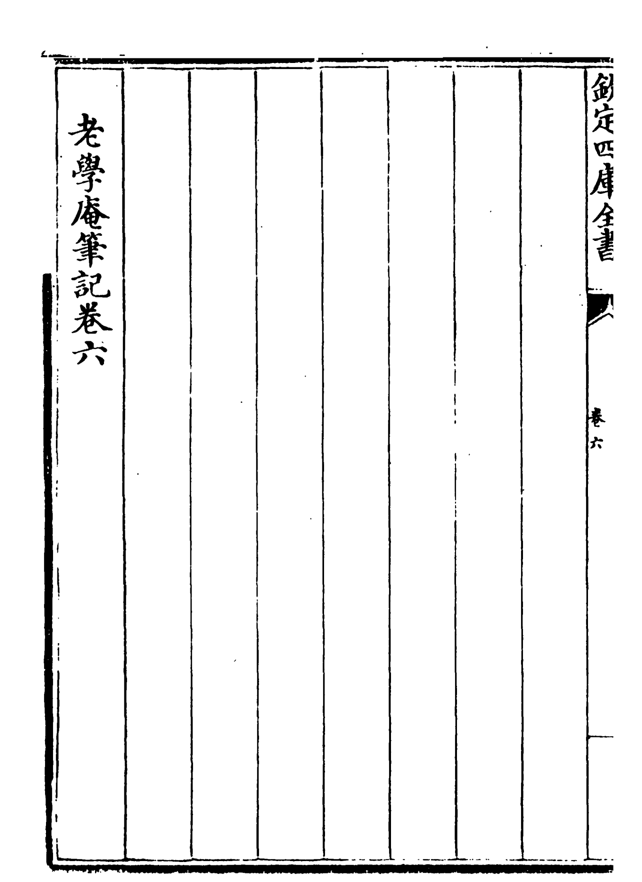
令參知政事恩數比門下中書侍郎在尚書左右丞之上其議出於李漢老漢老時爲右丞蓋暗省轉廳可徑登揆路也呂丞相元直覺此意排去之然自此遂爲定制

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胡子遠之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櫂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予人尚可得二千餘緡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泰然不少動心其家暴

貴宜哉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踈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老學庵筆記卷六

老學庵筆記卷七

宋　陸游　撰

熙寧癸丑華山阜頭峯崩峯下一嶺一谷居民甚衆皆晏然不聞乃越四十里外平川土石雜下如簸揚七社民家壓死者幾萬人壞田七八千頃固可異矣紹興間嚴州大水壽昌縣有一小山高八九丈隨水漂至五里外而兩傍草木廬舍比水退皆不壞則此山殆空行而過也

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盤度亦始於近時耳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故都殘暑不過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盎狀貯紙錢承以一竹焚之視盆倒所向以占氣候謂向北則冬寒向南則冬温向東西則寒温得中謂之盂蘭盆蓋俚俗老媪輩之言也又每云盂蘭

盌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黄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峯蔽緑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緑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絶處孤峯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緑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

之此詩蓋予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録辟陳無已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録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

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撿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叙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録耳至其言辟無已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修撰煇為先君言某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避敵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煇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修撰修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祕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某命也項予被命修高宗聖政及實録見日歷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籍路謂之黄道以

盆倒則寒來矣晏元獻詩云紅白薇英落朱黄槿豔殘家人愁溽暑計日望盂蘭蓋亦戲述俗語耳

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峯蔽緑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緑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絶處孤峯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緑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

之此詩蓋予蒼少作故不審云

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録辟陳無己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録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吏屬烏有辟官之理又無已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修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

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禧例乞無已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叙論不合上意修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録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

前代夜五更至黎明而終本朝外廷及外郡悉用此制惟禁中未明前十刻更終謂之待旦蓋更終則上御盥櫛以俟明出御朝也祖宗勤於政事如此

予兒時見宋修撰煇為先君言其艱難中以轉餉至行在時方避敵海道上大喜令除待制呂相元直雅不相樂乃曰宋煇係直龍圖閣便除待制太超躐欲且與修撰修撰與待制亦只爭一等候更有勞除待制不晚遂除祕撰宋公言之太息曰此其命也頃予被命修高宗聖政及實録見日歷所載實有此事自昔大臣以私意害人此其小小者耳

高廟駐蹕臨安艱難中每出猶鋪沙籍路謂之黄道以

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内禪駕過新宫猶設黄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彦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麪觔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

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羮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狡轉白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

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自及退復起一揖未嘗
離席葢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招一弛何縁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
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内之檠中定
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
弩顔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
平聲叶葢用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

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叙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

三衙兵為之紹興末内禪駕過新宮猶設黄道如平時明日壽皇出即撤去遂不復用

族伯父彦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麪觔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

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彦遠又云殊少為士人遊蕩不羈為妻投毒羮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言復食肉則毒發不可復療遂棄家為浮屠鄧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晏元獻為藩郡率十許日乃一出廳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論事率因親狡轉白狡復傳可否以出遂退呂正獻作相及平章軍國事時於便坐接客初惟一揖即

端坐自若雖從官亦以次起白及退復起一揖未嘗離席葢祖宗時輔相之尊嚴如此時亦不以為非也

東坡詩云大弨一弛何縁彀已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注曰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内之檠中定往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顔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葢用漢書注也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志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

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猶力薦信道志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以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志完為非亦不易矣

宋白集有賜諸道節度觀察防團刺史知州以下賀登極進奉詔書云朕仰承先訓纘嗣丕基眷命歷之有

歸想寰區之同慶卿擬由俸禄恭備貢輸逕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懐實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禄自備令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

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絶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

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北方盛寒在殿上北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侍者指示之蓋閹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黄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

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匕直錢數千

其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別有藥以狐

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

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

遼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

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

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閲兵以脅之南朝

歸想寰區之同慶鄉掇由俸禄恭備貢輸遥陳稱賀之誠知乃盡忠之節省覽嘉歎再三在懐實真廟登極時詔書也乃知是時貢物皆守臣以俸禄自備令既以庫金為貢而推恩則如故可謂厚恩矣

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行之

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酬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

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元豐七年秋宴神廟舉御觴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風疾手弱觴側餘酒霑汙御袍是時京師方盛歌側金盞皇城司中官以為不祥有歌者輒收繫之由是遂絶先楚公進裕陵挽詞有云輅從元朔朝時破花是高秋宴後萎二句皆當時實事也

天聖明道間京師盛歌一曲曰曹門高未幾慈聖太后

受冊中宮人以為驗矣其後宣仁與慈聖皆垂箔攝政而宣仁實慈聖之甥以故選配英廟則徵兆之意若曰曹門之高當相繼而起也何其神哉

趙相挺之使北方盛寒在殿上北主忽顧挺之耳愕然急呼侍者指示之蓋闔也俄持一小玉合子至合中有藥色正黃塗挺之兩耳周匝而去其熱如火既出殿門主客者揖賀曰大使耳若用藥遲且拆裂缺落甚則全耳皆墮而無血扣其玉合中藥為何物乃不

肯言但云此藥市中亦有之價甚貴方匕直錢數千其輩早朝遇極寒即塗少許吏卒輩則别有藥以狐溺調塗之亦效

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本皆中國地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歛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閲兵以脅之南朝

重於割地必求增歳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遼政雖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遼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歴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

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

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葢為遼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

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絶誠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

素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過

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

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

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𩕳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携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詩

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予令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絶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為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

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託不得已受之俟得幣則
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
增幣而他大臣背約纔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
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
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故其後遼政雖
亂而人心不離豈可謂遼無人哉
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
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

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
皇帝御飛白書六符蓋為遼畫策增歲賂者然其尊
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絶誠可惜也
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滕屠鄭酤然二公
素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過
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
賣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槌陋却是屠酤解報
恩

予幼時侍先君避亂東陽山中有北僧年五十餘甕朴無能自言沈相義倫裔孫携遺像及告身詔勅甚備且云義倫之後惟已獨存欲訴於朝求一官還俗不知竟何往也

詩正義曰絡緯鳴懶婦驚宋子京秋夜詩云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城人間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其妙於用事如此

孫少述一字正之與王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别少述詩

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予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云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絶交書然少逑初不以為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

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説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巳無及矣叅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
丑亦年五十葢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
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
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
公温厚粹深天與其正葢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
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
詆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參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宫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叁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

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令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

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然惘惘各有惜别之色人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

杭僧思聰東坡為作字説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巳無及矣參寥政和中老矣亦還俗而死然不知其故

陶淵明遊斜川詩自叙辛丑歲年五十蘇叔黨宣和辛丑亦年五十葢與淵明同甲子也是歲得園於許昌西湖上故名之曰小斜川云

夏文莊初謚文正劉原父持以為不可至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今謚宋子京作祭文乃曰惟公温厚粹深天與其正葢謂夏公之正天與之而人不與當時自有此一種議論故張文定甚惡石徂徠詆之甚力目為狂生東坡議學校貢舉狀云使孫復

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其言亦有自來歐公作王洙源叔叅政墓誌曰夏竦卒天子以東宮恩賜謚文獻洙為知制誥封還曰此僖祖謚也於是太常更謚文莊與他書異

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字書皆有之叅正是三字或讀作七南反耳柒字晉唐人書或作漆亦取其同音也

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

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云題有疑請問教官作色曰經義豈當上請諸生曰若公試固不敢令乃私試恐無害教官乃為講解大槩諸生徐出監本復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授皇恐乃謝曰某當罰即輸罰改題而止然其後亦至通顯

老杜哀江頭云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

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外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曰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稺子也能賒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黄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

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盖此意乎黄門摇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悻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令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絶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

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户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歷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

然荆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攺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曰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稺子也能賒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蜀人石耆公言蘇黄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

常武與桓二詩皆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黄門揺手曰不然

姓但者音若檀近歲有嶺南監司曰但中庸是也一日朝士同觀報狀見嶺南郡守以不法被劾朝旨令但中庸根勘有一人輒歎曰此郡守必是權貴所主問何以知之曰若是孤寒必須痛治此乃令但中庸根勘即是有力可知同坐者無不掩口其人悖然作色曰拙直宜為諸公所笑竟不悟而去

令人觧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此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蓋後人元不知杜詩所以妙絶古今者在何處但以一字亦有出處為工如西崑酬倡集中詩何曾有一字無出處者便以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詩亦未嘗無出處渠自不知若為之

箋注亦字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壽皇時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賜大臣酒謂之流香酒分數旋取旨蓋酒户大小已盡察矣

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大臣之相

慶歷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以為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窮人爵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龍爪雖當魁天下而不

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曾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踢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為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為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為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巳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

詩云怪底君王慙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考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真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殁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録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殽觴焉某嘗從太守侍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十七為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三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

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

俞秀老紫芝物外高人喜歌謳醉則浩歌不止故荆公贈之詩曰曾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問樓前踢于蕩何如雲卧唱松風又云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不知者以爲賦詩也紫芝之弟清老欲爲僧荆公名之曰紫琳因手簡目之爲琳公然清老卒未嘗祝髮也

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為將校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馬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霤槽中湘湖間謂霤為筧天將旦有扣筧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筧頭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

晁以道明皇打毬圖詩宮殿千門白晝開三郎沈醉打毬回九齡已老韓休死明日應無諫疏來又張果洞

詩云怪底君王慙漢武不誅方士守輪臺皆偉論也

歐陽公早朝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李德芻言自昔朝儀未嘗有牙牌報班齊之事予考之實如德芻之說問熟於朝儀者亦惘然以為無有然歐陽公必不誤當更博考舊制也

王荆公所賜玉帶闊十四掐號玉抱肚真廟朝趙德明所貢至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奉議郎璹始復進入禁中

舅氏唐居正意文學氣節為一時師表建炎初避兵武當山中病歿遺文散落無復存者獨滁州漢高帝廟碑陰尚存今録於此滁之西曰豐山有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集薦殽觴焉某嘗從太守侍郎曾禱雨於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葢以五月十七為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崩於長樂宮五月丙寅葬長陵注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

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日也以歷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是年歲在丙午凡積一百九十三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漢初北平侯張蒼所有顓帝歷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故先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食夫日食必於朔而此食於晦

則先一日矣豈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者失之也遂以告公命書其碑陰紹聖二年五月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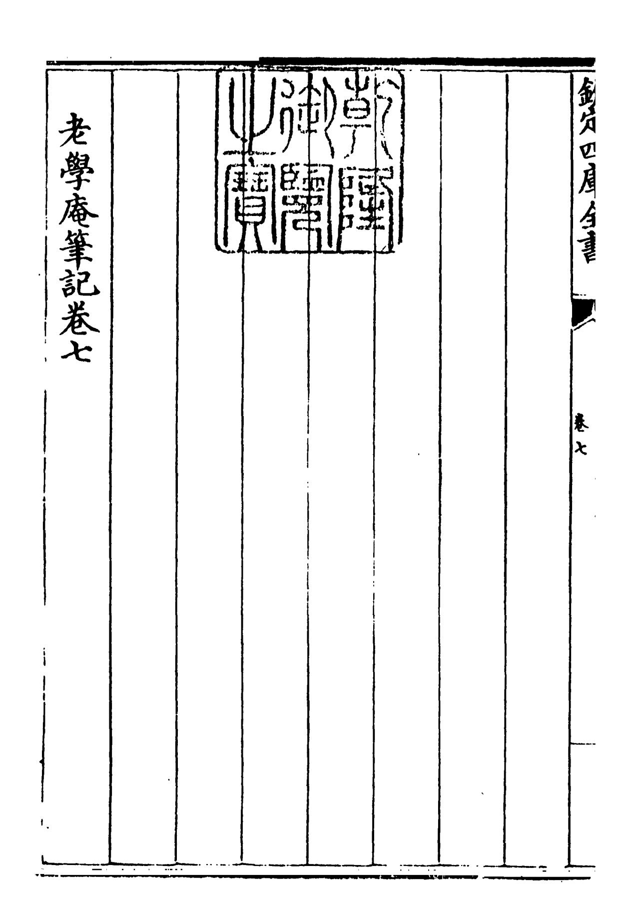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雖皆號天下險固要之潼關不若劍門然自秦以來劍門亦屢破矣險之不可恃如此

曾子宣丞相元豐間帥慶州未至召還至陜府復還慶州往來潼關夫人魏氏作詩戲丞相曰使君自爲君

恩厚不是區區愛華山

南豐曾氏享先用節羹醃鵝剧粥建安陳氏享先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皆世世守之富貴不加貧賤不廢也

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賈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慨如此



老學庵筆記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老學庵筆記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毛鳳儀

謄錄舉人臣朱錫彤

老學庵筆記卷八

宋　陸游　撰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羮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

文清為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

令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横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

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令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

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為恨

興元城固縣産磬石不可勝計與凡土石無異雖數十

百蟾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瓦窑中煆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礜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

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黄河決入汴梁宋間謹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

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

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

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

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葢不責善非

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為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

百撏亦可立取然其性酷烈有大毒非置尾窑中煅三過不可用然猶動能害人尤非他金石之比千金有一方用礜石輔以乾薑烏頭之類名匈奴露宿丹其酷烈可想見也

陰平在今文州有橋曰陰平橋淳熙初為郡守者大書立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

建炎三年春車駕倉卒南渡駐蹕於杭有侍臣召對者既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於

錢塘呂相頤浩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

淳熙中黄河決入汴梁宋間譃言謂之天水來天水國姓也遺民以為國家恢復之兆

史魏公自少保六轉而至太師中間近三十年福壽康寧本朝一人而已文潞公自司空四轉蔡太師自司空三轉秦太師自少保兩轉而已

鄭康成自為書戒子益恩其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正孟子所謂父子之間不責善也蓋不責善非

不示以善也不責其必從耳陶淵明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用康成語也

自唐至本朝中書門下出勅其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尚書省亦然崇寧間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相誇尚謂之司空勅亦曰蔡家勅蓋妖言也京敗言者數其朝京退送及公主改帝姬之類偶不及蔡家勅故至今勅字蔡體尚在

東坡海外詩云夢中時見作詩孫初不解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乃知此句為仲虎發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絶倒

東坡牡丹詩云一朶妖紅翠欲流初不曉翠欲流為何語及遊成都過木行街有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

紫舖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𢙣曰泥𢙣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𢙣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為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

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與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纇而語意絶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歳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

苑謫鄜州行軍司馬詩云鄜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葢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别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户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冦萊公謫雷州借録事參軍緑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

相謫廉州司户亦借其姪緑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令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

紫舖問土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云蜀人又謂糊𢡖曰泥𢡖花蘂夫人宮詞云紅錦泥𢡖遶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為魁終以此不果及揭牓見東坡姓名始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

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宋白尚書詩云風騷墜地欲成塵春鎖南宮入試頻三百俊才衣似雪可憐無箇解詩人又云對花莫道渾無過曾與常人舉好詩大抵宋詩雖多疵纇而語意絶有警拔者故其自負如此

白樂天詩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本朝太宗時宋太素尚書自翰

苑謫郿州行軍司馬詩云郿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又云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葢此音司字作入聲讀

故事謫散官雖别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郿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東坡先生在儋耳亦云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是也至司户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冦萊公謫雷州借録事參軍緑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曽夫人言曽丞

相謫廉州司户亦借其姪緑袍拜命云

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令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仙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秦丞相晚歲權尤重常有數卒皂衣持挺立府門外行路過者稍顧視謦欬皆呵止之嘗病告一二日執政獨對既不敢他語惟盛推秦公勲業而已明日入堂

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蓋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閤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累章牢辭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僭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閒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敵有功拜兩鎮

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為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

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瞋人扶皆言老人也蓋老人

忽問曰聞昨日奏事甚久執政惶恐曰某惟誦太師先生勲德曠世所無語終即退實無他言秦公嘻笑曰甚荷葢已喉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閣子彈章副本已至矣其忮刻如此

韓魏公罷政以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公累章牢辭至以為恐開大臣希望僣忒之階遂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亦加兩鎮引魏公事辭卒亦不拜紹興中張俊韓世忠乃以捍敵有功拜兩鎮

俄又加三鎮二人皆武人不知辭當時士大夫為之語曰若加一鎮即為四鎮如朱全忠矣奈何

大駕初駐蹕臨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賈輻輳又創立官府扁牓一新好事者取以為對曰鈐轄諸道進奏院詳定一司勑令所王防禦契聖眼科陸官人遇仙風藥乾濕脚氣四斤丸偏正頭風一字散三朝御裹陳忠翊四世儒醫陸太丞東京石朝議女壻樂駐泊藥鋪西蜀費先生外甥寇保義卦肆如此凡數十聯

不能盡記

高廟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何必以眼為貴耶晁以道藏硯必取玉斗樣喜其受墨瀋多也每曰硯若無池受墨則墨亦不必磨筆亦不須點惟可作枕耳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辭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辯

韓琦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與歲除夜為對蓋閩音也予讀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有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詩唐風日月其除除音直慮反則所謂冬住者冬除也蓋傳其語而失其字耳

老杜寄薛三郎中詩云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瞋東坡送喬仝詩云上山如飛瞋人扶皆言老人也蓋老人

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

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

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

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

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

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

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為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纎悉皆具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硯録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

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彦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校書朱黄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槀書訛馬尾辨新

譬有二子曰房曰㢳於文房從方㢳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翟耆年字伯壽父公巽參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彦周彦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

諱老故爾若少壯者扶與不扶皆可何瞋之有

宣和末有巨商捨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

建炎中商歸湖南至池州江中一日晨興忽見一塔

十三級浮水上南來金碧照耀而隨波傾颭若欲倒

者商舉家及舟師人人見之皆驚怖誦佛既漸近有

僧出塔下舉手揖曰元是裝塔施主船淮上方火災

大師將塔往海東行化去語未竟忽大風作塔去如

飛遂不見未幾乃聞塔廢於火舒州僧廣勤與商船

同行親見之

段成式酉陽雜俎言揚州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沈存中以為大抵塔有影必倒予在福州見萬壽塔成都見正法塔蜀州見天目塔皆有影亦皆倒也然塔之高如是而影止三二尺纖悉皆具或自天窓中下或在廊廡間亦未易以理推也

唐彦猷硯録言青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

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即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著蓋上久之蓋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為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他硯也

賀方回狀貌奇醜色青黑而有英氣俗謂之賀鬼頭喜挍書朱黃未嘗去手詩文皆高不獨工長短句也潘邠老贈方回詩云詩束牛腰藏舊藁書訛馬尾辨新

譽有二子曰房曰㢋於文房從方㢋從回盖寓父字於二子名也

瞿者年字伯壽父公巽叅政之子也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顗彦周彦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愕然彦周徐曰吾晉裝也公何怪

元祐七年哲廟納后用五月十六日法駕出宣德門行親迎之禮初道家以五月十六日為天地合日夫婦

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
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
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
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
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
大抵皆以非道得之晁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
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

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衙故當時謂横金無衙鶒與閤門舍人等耳

聶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

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棟當蔡氏盛時官至拱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厮養官為横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辯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雞舌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

知博洽之難也

顔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猫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

當異寢違犯者必夭死故世以為忌當時太史選定乃謂人主與后猶天地也故特用此日將降詔矣皇太妃持以為不可上亦疑之宣仁獨以為此語俗忌耳非典禮所載遂用之其後詔獄既興宦者復謂若廢后可弭此禍上意益不可回矣

政和以後斜封墨勅盛行乃有以寺監長官視待制者大抵皆以非道得之鼂叔用以謂視待制可對如夫人蓋為清議貶黜如此又往往以特恩賜金帶朝路

混淆然猶以舊制不敢坐狨故當時謂横金無狨鞹與閤門舍人等耳

聶山胡直孺同為都司一日過堂從容為蔡京言道流之横京慨然曰君等不知耳淫侈之風日熾姑以齋醮少間之不暇計此曹也京之善文過如此

蔡京賜第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帟不能禦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間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卧室

秦熺作狀元時蔡京親吏高棟猶在謂人曰看他秦太

師吾主人乃天下至繆漢也棟當蔡氏盛時官至拱
衛大夫領青州觀察使靖康臺評所謂廝養官為橫
行是也有王俞者與之同列官亦相等靖康間俞停
廢棟猶以武功大夫為浙東副總管遂終其身不復
褫削議者亦置之或自有由也
沈存中辯雞舌香為丁香亹亹數百言竟是以意度之
惟元魏賈思勰作齊民要術第五卷有合香澤法用
雞舌香此最的確可引之證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

知博洽之難也

顔延年作靖節徵士誄云徽音遠矣誰箴予闕王荆公用此意作别孫少述詩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青出於藍者也

先君讀山谷乞猫詩歎其妙晁以道侍讀在坐指聞道猫奴將數子一句問曰此句何謂也先君曰老杜云暫止啼烏將數子恐是其類以道笑曰君果誤矣乞猫詩數字當音色主反數子謂猫狗之屬多非一子

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之叩以為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湧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

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别塑令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

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聲即令喏也

荆公詩云閉户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蓋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

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

故人家生畜必數之曰生幾子將數子猶言將生子也與杜詩語同而意異以道必有所據先君言當時偶不之叩以為恨

翟公巽參政靖康初召為翰林學士過泗州謁僧伽像見鬚忽湧出長寸許問他人皆不見怪之一僧在旁曰公雖召還恐不久復出公扣之曰鬚出者須出也果驗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

言故謂之無題非真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真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别塑令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旁親見之而不敢問

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故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

弟還人問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啞啞聲即今喏也

荆公詩云閉户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劉賓客詩云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舍人子蒼取作一聯云推愁不去還相覔與老無期稍見侵比古句盖益工矣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席未嘗不晴蜀人

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明州護聖長老法揚藏其祖鄭舍人向所得仁廟東宮日回賀歲旦書稱皇太子某狀用太子左春坊之印舍人是時猶為館職也

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

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謂岐公純篤不忌也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鄴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一荔枝欲啗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曰資政惡發也請衆客放下荔枝魏公為一笑惡發猶云怒也

唐自相輔以下皆謂之京官言官於京師也其常參者曰常參官未常參者曰未常參官國初以常參官預朝謁故謂之升朝官而未預者曰京官元豐官制行以通直郎以上朝預宴坐仍謂之升朝官而按唐制去京官之名凡條制及吏牘止謂之承務郎以上然俗猶謂之京官

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

制指内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嫌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

唐高祖實録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下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道教冲虛至德去其殘暴況乎四時之禁毋伐麛卵三驅之禮不取順從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斯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昧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

實符本志自今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十直日並不得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此三長月斷屠殺之始也唐士大夫如白居易輩蓋有遇此三齋月杜門謝客專延緇流作佛事者今法至此月亦減去食羊錢蓋其遺制

老學庵筆記卷八

老學庵筆記卷九

宋 陸游 撰

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亂自言我土鍋村民也豈能霸一方有李順者孟大王之遺孤初蜀亡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衾覆一襁褓嬰兒有片紙在其中書曰國中義士為我養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故蜀人惑而從之未幾小皤戰死衆推順

為主下令復姓孟及王師薄城城且破矣順忽飯城中僧數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就府治削髪衣僧衣晡後分東西兩門出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髠而遯矣明日王師入城捕得一髯士狀頗類順遂誅之而實非也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逃去所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為害諸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貸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為知雜御

史以爲不可但即獄中殺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
蜀人又謂順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熟視曰汝有異
相當爲百日偏霸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
尚有數十年壽亦可怪也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
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降爲并州廢舊城徙州於
榆次今太原則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舊城西
北三百里亦形勝之地本名故軍又嘗爲唐明鎮有

晉文公廟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帥潘美奏乞以為并州從之於是徙晉文公廟以廟之故址為州治又徙陽曲縣於三交而榆次復為縣國史所載頗畧方承平時太原為大鎮其興廢人人能知之故史亦不備書今陷沒幾七十年遂有不可詳者矣

唐小說載有人路逢奔馬入都者問何急如此其人答曰應不求聞達科本朝天聖中初置賢良方正等六科許少卿監以上奏舉自應者亦聽俄又置高蹈丘

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豉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

弟無貧富皆著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

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鼃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

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内一首龍柏花李文饒

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真珠

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長於

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爲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金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載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録於南康

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宮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園科亦許自於所在投狀求試時以為笑予少時為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則賣白龍丸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城北郭氏賣鼓亦然皆不肯為市井商賈或舉貨營利之事又士人家子

弟無貧富皆著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周禮蟈氏注云蟈今御所食鼃也漢書霍光傳亦有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此何等物而漢人以供玉食及宗廟之薦耶古今事不同如此

真宗御集有苑中賞花詩十首內一首龍柏花李文饒平泉山居草木記有藍田之龍柏宋子京又有真珠龍柏詩劉子儀晁以道朱希真亦皆有此作予長於

江南未嘗見也或云本出鄜坊間

舒煥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有子為湖南一縣尉遇盜燒死堯文年九十矣憂悸得病而卒

陳無已子豐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已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金豐亦被繫纍而去無已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豐亦不知存亡可哀也

劉道原壯輿載世藏書甚富壯輿死無後書錄於南康

軍官庫後數年胡少汲過南康訪之已散落無餘矣

行在百官以祠事致齋於僧寺多相與徧遊寺中因遊傍近園館或齋於道宫亦然按張文昌僧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官禁與僧相見院院閑門不得過乃知唐齋禁之嚴如此今律所云作祀事悉禁是也

韓子蒼詩喜用擁字如車騎擁西疇船擁清溪尚一樽之類出於唐詩人錢起城隅擁歸騎也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

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於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為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

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賓也其説皆出於林靈素張虚白劉煉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宫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敵騎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之來戰死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為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衆人之首禮部奏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

政和神霄玉清萬壽宮初止改天寧萬壽觀為之後別改宮觀一所不用天寧若州城無宮觀即改僧寺俄又不用宮觀止改僧寺初通撥賜產千畝已而豪奪無涯西京以崇德院為宮據其產二萬一千畝賃舍錢園利錢又在其外三泉縣以不隸州特置已而凡縣皆改一僧寺為神霄下院駸駸日張至宣和末方已

天下神霄皆賜威儀設於殿帳座外面南東壁從東第

一架六物曰錦繖曰絳節曰寶蓋曰珠幢曰五明扇曰旌從東第二架六物曰絲拂曰旛曰鶴扇二曰金鉞曰如意西壁從東第一架六物曰如意曰玉斧曰鶴扇二曰旛曰絲拂西壁從東第二架曰旌曰五明扇曰珠幢曰寶蓋曰絳節曰錦繖東南經兵火往往不復在蜀中多徙於天慶觀聖祖殿今猶有存者

神霄以長生大帝君青華帝君為主其次曰蓬萊靈海帝君西元大帝君東井大帝君西華大帝君清都大

帝君中黄大帝君又有左右仙伯東西臺吏二十有二人繪於壁又有韓君丈人祀於側殿曰此神霄帝君之尚賓也其說皆出於林靈素張虚白劉煉

天禧中以王捷所作金寶牌賜天下至宣和末又以方士劉知常所鍊金輪頒之天下神霄宮名曰神霄寶輪知常言其法以汞鍊之成金可鎮分野兵饑之災時宣和七年秋也遣使押賜天下太常方下奉安寶輪儀制而敵騎已渡河矣

本朝康保裔真廟時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之來戰死
祖志忠後唐明宗時討王都戰死父再遇太祖時為
將討李筠戰死三世皆死國事
天聖初宋元憲公在場屋日夢魁天下故事四方舉人
集京師當入見而宋公姓名偶為衆人之首禮部奏
舉人宋郊等公大惡之以為夢徵止此矣然其後卒
為大魁紹興初張子韶亦夢魁天下比省試類榜坐
位圖出其第一人則張九成也公殊怏怏及廷試唱

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

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

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

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

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畧相似然非

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令言幞

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巳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盖有為醫所誤者勅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貸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歴中始有詔巳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葬乃絶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叙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黄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彦

名亦冠多士與元憲事正同

王冀公自金陵召還不降詔止於茶藥合中賜御飛白

王欽若三字而中使口傳密旨冀公即上道至國門

輔臣以下皆未知政和中蔡太師在錢塘一日中使

賜茶藥亦於合中得大玉環徑七寸色如截肪京拜

賜即治行後二日詔至即日起發二事畧相似然非

二人者必無此事也

孫策傳張津常著絳帕頭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

頭也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失之東坡云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貴臣有疾宣醫及物故勅葬本以為恩然中使挾御醫至凡藥必服其家不敢問葢有為醫所誤者勅葬則喪家所費至傾竭貲貸其地又未必善也故都下諺曰宣醫納命勅葬破家慶歴中始有詔已降指揮勅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西人云姚麟勅葬乃絶地故其家遂衰

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為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有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黃次山書殿牓曰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至和二年十二月賜名而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叙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為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為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予在成都偶以事至犀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蓋謂僧所葬之塔於是乃悟杜詩黃師塔前江水東之句

南朝詞人謂文為筆故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為詩任彦

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
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
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
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
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
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

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
狹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
爲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
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
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
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
巾則是自元祐初爲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

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絶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為户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甲胄案三司令户部也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隷户部凡有所為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為立法及紹聖中以為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為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

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庚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為詩筆亦非也

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云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晉長

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狐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為東蒙主以為魯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譏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

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晁氏世居都下昭德坊其家以元祐黨人及元符上書籍記不許入國門者數人以道其一也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致羌渾玉陛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家鳳闕一生腸斷國西門方是時士大夫失職如此安得不兆亂乎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千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藥錢絶似王元之也

元祐初蘇子由為户部侍郎建言都水監本三司之河渠案將作監本三司之修造案軍器監本三司之甲冑案三司令户部也而三監乃屬工部請三監皆兼隸户部凡有所為户部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楛程其作之遲速朝廷從其言為立法及紹聖中以為害元豐官制罷之建中靖國中或欲復從元祐已施行矣時豐相之為工部尚書獨持不可曰設如都水監塞河軍器監造軍器而

户部以為不可則已矣若以為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令户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為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鉤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鉤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宮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黄州時作西掟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掟烽夜到甘泉宫似聞指麾築上郡巳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顔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為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辦之以為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葢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

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說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

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

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户部以為不可則已矣若以為可則併任其事可也令户部吝其費裁損之乃令工部任河之決塞器之利鈍為工部者不亦難乎議遂寢相之本主元祐政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謂賢矣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宫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鉤陳俄復取筆塗去犯鉤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東宫詩亦不祥也李耕道云

東坡在黄州時作西捉詩曰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閑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捉烽夜到甘泉宫似聞指麾築上郡巳覺談笑無西戎放臣不見天顔喜但覺草木皆春容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為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為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以三百篇言之君子偕老是矣

紹興末予見陳魯公留飯未食而楊郡王存中來白事

魯公留予便坐而見之存中方不為朝論所與予年少意亦輕之趨幕後聽其言會魯公與之言及邊事存中曰士大夫多謂當列兵淮北為守淮計即可守因圖進取中原萬一不能支即守大江未晚此説非也士惟氣全乃能堅守若俟其敗北則士氣已喪非特不可守淮亦不能守江矣今據大江之險以老彼師則有可勝之理若我師克捷士氣已倍彼奔潰不暇然後徐進而北則中原有可取之理然曲折尚多

兵豈易言哉予不覺太息曰老將要有所長然退以語朝士多不解也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卧将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

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鍔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云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

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韶在士祥聞韶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様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歷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㫖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為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

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真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内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為兖州刺史而官為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為藥珠殿校籍贈其父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見其母賜誥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

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黄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及纈帛有遍地桃冠有並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為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書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觀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鋩侵王豈吾教之福哉侍晨李德柔勝之親聞其言嘗以語先君云

近世士大夫多不練故事或為之語曰上若問學校法

制當對曰有劉士祥在問典禮因革當對曰有齊聞詔在士祥聞詔蓋國子監太常寺老吏也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様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厯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

政和後道士有賜玉方符者其次則金方符長七寸闊四寸面為符背鑄御書曰賜某人奉以行教有違天

律罪不汝貸結於當心每齋醮則服之會稽天寧萬壽觀有老道士盧浩真者嘗被金符之賜予少時親見之

世傳唐呂府君勅葬碑呂名惠恭僧大濟之父大濟代宗時內道場僧也官至殿中監故惠恭贈官為兖州刺史而官為營葬宣和中會稽天寧觀道士張若水官為藥珠殿校籍贈其父為朝奉大夫母封宜人嘗見其母賜誥云嘉其教子之勤寵以宜家之號詩人

林子來亦有贈道官萬大夫焚黄詩然二人者品秩猶未高若林靈素以侍晨恩數視執政則贈官必及三代矣大抵當時道流濫恩不可勝載中更喪亂史皆不得書此偶因事見之耳

北都有魏博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張弘靖書何進滔德政碑柳公權書皆石刻之傑也政和中梁左丞子美為尹皆毁之以其石刻新頒五禮新儀

近世名士李泰發光一字泰定晁以道說之一字伯以

潘義榮良貴一字子賤張全真守一字子固周子充必大一字洪道芮國器煜一字仲蒙林黄中栗一字寛夫朱元晦熹一字仲晦人稱之多以舊字其作文題名之類必從後字後世殆以疑矣

王荆公熙寧初召還翰苑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曾參易簀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辭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此說不見於文

字予得之於從伯父彦遠

老學庵筆記卷九

老學庵筆記卷十

宋　陸游　撰

世多言白樂天用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是也然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然不獨樂天老杜云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亦從入聲讀乃不失律俗謂南人入京師效北語過相藍輒讀其牓曰大廝國寺傳以為笑

中貴楊戩於堂後作一大池環以廊廡扃鐍周密每浴時
設浴具及澡豆之屬於池上乃盡屏人躍入池中游泳
率移時而出人莫得窺然但謂其性喜浴於池耳一日
戩獨寢堂中有盜入其室忽見牀上乃一蝦蟆大可一牀
兩目如金光彩射人盜為之驚仆而蝦蟆已復變為人
乃戩也起坐握劍問曰汝為何人盜以實對戩擲一銀
香毬與之曰念汝迫貧以此賜汝切勿為人言所見
也盜不敢受拜而出後以他事繫開封獄自道如此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為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黄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

折號則章持致平而膺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膺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膺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内翰知舉不及第他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膺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

河東記萛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柰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

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芰蔆也令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緑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蔆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棕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㮾上下及中一二眼作

廟諱同音署字常恕反樹字殊遇反然皆諱避則以為一字也北史杜弼傳齊神武相魏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字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署與樹音不同當時雖武人亦知之而今學士大夫乃不能辨方嘉祐治平之間朝士如宋次道蘇子容輩皆精於小學亦不以為言何也

東坡素知李廌方叔方叔赴省試東坡知舉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數十字且語黄魯直曰是必吾李廌也及

祈號則章持致平而鷹乃見黜故東坡山谷皆有詩在集中初鷹試罷歸語人曰蘇公知舉吾之文必不在三名後及被黜鷹有乳母年七十大哭曰吾兒遇蘇内翰知舉不及第他日尚奚望遂閉門睡至夕不出發壁視之自縊死矣鷹果終身不第以死亦可哀也

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

河東記莘齊休事亦全句也

閩中有習左道者謂之明教亦有明教經甚多刻版摹印妄取道藏中挍定官名銜贅其後燒必乳香食必紅蕈故二物皆翔貴至有士人宗子輩衆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柰何與之遊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明教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然嘗得所謂明教經觀之誕謾無可取直俚俗習妖妄者所為耳又或指名族士

大夫家曰此亦明教也不知信否偶讀徐常侍稽神録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則明教亦久矣

芰蔆也今人謂卷荷為伎荷伎立也卷荷出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白樂天池上早秋詩云荷芰緑參差新秋水滿池乃是言荷及蔆二物耳

蔡太師作相時衣青道衣謂之太師青出入乘棇頂轎子謂之太師轎子秦太師作相時裹頭巾當面偶作一摺謂之太師錯摺樣第中䆮上下及中一二眼作

方眼餘作疎襦謂之太師窓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都督雖異域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絶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

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别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今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歴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内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

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蓋院有僧嘗際遇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不及刻石至今為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没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

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為之抵掌絶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緑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

方眼餘作疎檽謂之太師窓

張魏公有重望建炎以來置左右相多矣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右相丞相帶都督亦數人而天下獨目魏公為張都督雖異域亦然然魏公隆興中再入亦止於右相領都督乃知有定數也

東坡絶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

以為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别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令人謂後三日為外後日意其俗語耳偶讀唐逸史裴老傳乃有此語裴大歴中人也則此語亦久矣

嚴州建德縣有崇勝院藏天聖五年内降劄子設道場云皇太后賜銀三十兩皇太妃施錢二十貫皇后施

錢十貫朱淑儀施錢五貫有仁廟飛白御書今皆存

蓋院有僧嘗際遇真廟召見賜衣及香燭故也猶可

想見祖宗恭儉之盛予在郡初不聞迫代歸始知之

不及刻石至今為恨

徐敦立侍郎頗好謔紹興末嘗為予言柳子厚非國語

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看得熟故多見其疵

病此俗所謂没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

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

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諸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為之抵掌絶倒

蔡攸初以淮康節領相印徽宗賜曲宴因語之曰相公公相子蓋是時京為太師號公相攸即對曰人主主人翁其善為諧給如此

白樂天云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晏元憲云緑樹新蟬第一聲王荆公云去年今日青松路憶似聞蟬第

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為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軏葦往往畫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畫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

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為妄則紹興中如黒象輩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内侍省都知曰知内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内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内侍

省事蓋僭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膱亦黏也音職令婦人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膱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敵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金人之禍遂作

一聲三用而愈工信詩之無窮也

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鳯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為故事

蔡元長當國時士大夫問軏華往往晝一人戴草而祭輒指之曰此蔡字也必由其門而進及童貫用事又有晝地上奏樂者曰土上有音童字也其言亦往往

有驗及二人者廢則亦無復占得此卦紹興中秦會之專國柄又多畫三人各持禾一束則又指之曰秦字也其言亦頗驗及秦氏既廢亦無復占得此卦矣若以為妄則紹興中如黑象輩畜書數百冊對人檢之予親見其有三人持禾者在其間亦未易測也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政和以後宦者用事輒改內侍省都知曰知內侍省事都知曰同知內侍省事押班曰簽書內侍

省事蓋僣視密院也建炎中始復舊近有道士之行天心法者自結銜曰知天樞院事亦有稱同知簽書者又可一笑也

考工記弓人注云脂亦黏也音職今婦人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脂正當用此字

司馬侍郎朴陷敵後妾生一子於燕名之曰通國實取蘇武胡婦所生子之名名之而國史不書其家亦諱之

太祖開國雖追尊僖祖以下四廟然惟宣祖昭憲皇后為大忌忌前一日不坐則太祖初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真宗初罷宣祖大忌祥符中下詔復之然未嘗議及僖祖則真宗亦不以僖祖為始祖可知今乃獨尊僖祖使宋有天下二百四十餘年太祖尚不正東向之位恐禮官不當久置不議也

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金人之禍遂作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撫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别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録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師成家

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黄書之目為黄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歴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兩宫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郿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隷書出隷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隷書乃今眞書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為隷自歐陽公始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撰太祖史凡太宗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録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師成家

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先太傅慶歷中賜紫章服赴閤門拜賜乃塗金魚袋也豈官品有等差歟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兩宮之篤學如此世傳智永寫千文八百本於此可信矣

晉人避其君名猶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鄧岳改名嶽

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時猶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也至高宗即位始改為户部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或者尚如古卒哭乃諱歟

唐王建牡丹詩云可憐零落蘂收取作香燒雖工而格卑東坡用其意云未忍汚泥沙牛酥煎落蘂超然不同矣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郿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

趨至閤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憮然蓋

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

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

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

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

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

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墳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吳中甲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钃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為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為未乂荆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

京為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令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為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名言

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毘陵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

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令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黄

令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某女袁術欲為子索吕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諂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令談笑而終畧無疾恙上亦稱歎

趨至閤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郴州吏憮然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宋文安公集中有省油燈盞詩今漢嘉有之蓋夾燈盞也一端作小竅注清冷水於其中每夕一易之尋常盞為火所灼而燥故速乾此獨不然其省油幾半邵公濟牧漢嘉時數以遺中朝士大夫按文安亦嘗為玉津令則漢嘉出此物幾三百年矣

祥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真廟曰此人姓林名虎必尚

怪者也罷遣之宣和中有林虎者賜對徽宗亦異之賜名於虎上加竹然字書初無此字乃自稱篔篪之篪而書名不敢增但作篪云

吳中畀薄斸地二三尺輒見水予頃在南鄭見一軍校火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地尤枯瘠鋤钁所及烈焰應手涌出故以火山名軍尤為異也

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為未艾荊公嘗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

京為翰林學士議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彝叟折之曰此楚語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為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為名言

今人謂貝州為甘陵吉州為廬陵常州為毘陵峽州為夷陵皆自其地名也惟嚴州有嚴光釣瀨名嚴陵瀨嚴陵乃其姓字瀨是釣處若謂之嚴瀨尚可今俗乃

謂之嚴陵殊可笑也

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黄

令人謂娶婦為索婦古語也孫權欲為子索關某女袁術欲為子索呂布女皆見三國志

元豐間有俞充者謟事中官王中正中正每極口稱之一日充死中正輒侍神廟言充非獨吏事過人遠甚參禪亦超然悟解令談笑而終畧無疾恙上亦稱歎

以語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
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絶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奥為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黄魯直詩云公虚采蘋宫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為正寢故以小寢為妾媵所

居耳不然既云虛采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為猢猻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

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羡君門户壯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黄蘗印可尋抵河北鎮

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録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畧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

以語中官李舜舉舜舉素敢言對曰以臣觀之止是猝死耳人重其直

古所謂路寢猶今言正廳也故諸侯將薨必遷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非惟不瀆亦以絶婦寺矯命之禍也近世乃謂死於堂奥爲終於正寢誤矣前輩墓誌之類數有之皆非也黄魯直詩云公虛采蘋宫行樂在小寢按魯僖公薨於小寢杜預謂小寢夫人寢也魯直亦習於近世謂堂爲正寢故以小寢爲妾媵所

居耳不然既云虛釆蘋宮又云在小寢何耶

王黼作相其子閎孚作待制造朝財十四歲都人目為

㶉㵱待制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

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文公借

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王平父謝先大父贈

簟詩亦云傾家何計效韓公皆得晉人本意至朱行

中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

用家釀對椉金非也

錢䶵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為九子母之夫故都下謂穆父為九子母夫東坡贈詩云九子羡君門户壯蓋戲之也

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黄蘗印可尋抵河北鎮

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名（墨君和名見唐書及五代史）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燕魏録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杜太后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

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

皇曰太宗之法度廢葦畧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棊局狀如香爐葢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令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說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棊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絶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說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

宫玉石彈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

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

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正欲按

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

人迎親竊禄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

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

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葢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駞形術家謂駞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駞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録言皮日休陷黄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

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子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下

皇曰太宗之法度廢華畧盡貞觀之風俗變壊無餘也

呂進伯作考古圖云古彈棊局狀如香爐葢謂其中隆起也李義山詩云玉作彈棊局中心亦不平今人多不能解以進伯之説觀之則粗可見然恨其藝之不傳也魏文帝善彈棊不復用指第以手巾角拂之有客自謂絶藝及召見但低首以葛巾角拂之文帝不能及也此説今尤不可解矣大明龍興寺佛殿有魏

宮玉石彈棋局上有黄初中刻字政和中取入禁中

昭德諸晁謂壻為借倩之倩云近世方訛為倩盼之倩

予幼小不能叩所出至今悔之

紹聖元符之間有馬從一者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

隨衆迎謁漕一見怒甚即叱之曰聞汝不職正欲按

汝何以不亟去尚敢來見我耶從一皇恐自陳湖湘

人迎親竊禄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

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

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溫公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駞形術家謂駞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駞峯而其墓以錢塘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該聞録言皮日休陷黄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

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吴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吴越備史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説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子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謗於泉下

鄒忠公夢徽廟賜以筆作詩記之未幾疾不起說者謂筆與畢同音蓋杜牧夢改名畢之類

唐小說載李紓侍郎罵負販者云頭錢價奴兵頭錢猶言一錢也故都俗語云千錢精神頭錢賣亦此意云

楊朴處士詩云数箇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南楚新聞亦云一楪饘根数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不知皴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白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

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破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老學庵筆記卷十